



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唐人街游行反迫害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周六，来自美中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芝加哥的唐人街举行游行，和平抗议中共十二年来来的残酷迫害，并声援一亿四百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正义之举。

当天芝加哥的天气格外温暖与晴朗。

在游行队伍中，身着传统服装的唐鼓队首先亮相。学员们意气风发，铿锵有力的阵阵鼓声伴随着优美的“法轮大法好”歌声，向路边的观众传递着真相和祝福。紧接着唐鼓队的是炼功方阵，身着黄色炼功服的学员演示法轮大法的五套优美功法，他们面带微笑，展示着修炼人平和、向上的风貌。

第二个方阵的主题是“和平反迫害”，学员们手中举着“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天理不容”等横幅，控诉着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重重罪恶。在过去的十二年中，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抄家、绑架、酷刑折磨等精神和肉体的



双重摧残，无数家庭在迫害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第三个方阵的主题是支援全球退出中共大潮。“声援一亿四百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横幅和各种标语牌，呼吁世界更多的人了解中共窃国的真相，加入这场全民觉醒的精神运动中来。

看到学员们气势磅礴的游行，沿途的许多华人观众都被震撼了，许多人在游行队伍离开后还站在马路边上望着学员远去的身影。

刘先生刚刚从大陆来美国参加学术会议。他告诉学员，八九年六四运动的时候他就在现场，在亲眼目睹了

共产党对于学生们的血腥镇压后，早已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看到今天的游行，他很激动，国内和国外的环境太不一样了。他表示，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一定会选择留在美国，不再回到那个水深火热的社会中。

三个年轻的华人学生在路边兴致勃勃地观看法轮功学员们的游行。在得知中共六十多年的暴政导致八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后，一位女学生表示很诧异。他们询问有没有资料可以阅读，于是学员介绍他们阅读《九评共产党》这本奇书，了解更多共产党祸国殃民的真实历史。一位男生表示一定会上网观看。

在游行结束后，部份学员来到中领馆前炼功，抗议迫害。一位从事动画处理工作的女士经过中领馆前，被和平炼功的场景所吸引，她提着摄影机过来拍下了学员们的炼功场面。她说，本来今天只是想去市中心拍一些风景，可是却意外地看到了正在炼功的法轮功学员。她感到很好奇，于是过来询问详情。在和学员的交谈中，她一再表示法轮功学员们的抗议方式非常和平，她很高兴自己能了解到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明慧网】中共江泽民一伙在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迫害

法轮功时，利用所有的喉舌媒体，铺天盖地的散布谎言，如同文革再现。其中最为恶劣的谎言就是所谓的“1400例”。在这些例子中，中共把和法轮功毫无任何关系的自杀、杀人以及病死事件扣在法轮功头上，并把一幅幅血腥的画面强行灌输到大陆民众的脑海里，所谓的“1400例”其实是1400个谎言编织的恶梦。

如重庆永川双石镇龙刚跳河自杀案：重庆永川双石镇龙刚，家住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龙刚死后，一个姓杜的记者采访他的妻子，把一些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子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

又如辽宁盘锦市魏家杀母案：二零零零年辽宁盘锦市电视台曾报导“魏家杀母案”。事后了解到这位被杀

从中共谎言的恶梦中醒来

的老年人是以拣破烂为生的，其女在海城游手好闲，没钱了就找母亲要，母亲没钱给她，她在晚上将其母杀死。后来，公安部门的人给其女出主意：“你就说你炼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魏家老百姓都知道她不是炼法轮功的，但迫于中共强权的压力，只能背地议论。

这“1400例”谎言早已被揭穿。法轮功明确禁止杀生，也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在海外如台湾、香港、美洲、欧洲、澳洲有很多法轮功修炼者，可是却从来没有媒体报道过类似事件，而这些国家的媒体大都是独立的媒体。即使在大陆，近年来中共喉舌媒体也没敢再抛出类似的谎言，是因为很多人通过和法轮功学员接触或者通过阅读法轮功学员散发的传单，已经了解了法轮功教人向善的真相。

中共的政治打手为迫害法轮功，炮制了一出花鼓戏“梦醒”，这出丑戏和文革时的样板戏一样，是对艺术的糟蹋和玷污。真正应该梦醒的恰恰是曾经被中共谎言所欺骗的中国人，也确实已经有很多中国人已经从中共谎言的恶梦中醒来。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的讲真相已经唤醒了很多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法轮功的美好。◇

【明慧网】

辽宁大连法轮功
学员万晓辉女士

万晓辉 自述在马三家劳教所的遭遇

两边的太阳穴
就刷刷的往里
扩散。

于二零一零年三月被中共警察绑架，之后被劫持入辽宁沈阳马三家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一年，在此期间万晓辉备受折磨凌虐。以下是她的自述：

我是万晓辉，今年五十六岁，因向世人发放神韵光盘被富民派出所的两个警察绑架。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点左右，被劫持到了马三家劳教女所，我的四肢开始抽筋，行走非常艰难。当时有个警察叫于小川，从我身上一件一件往下扒衣裤，连内裤都得看，说我的被子有味，当场给扔了。有包夹天天做所谓的“转化”（逼迫放弃信仰），全天二十四小时看着。她们打电话让家里人送东西，却不让我儿子见我。她们放言说不放弃信仰就不让家属见我。当时警察张磊，周晓光，张卓慧等六人把我打倒在地上摁手印，被我一把撕碎……

我儿子来马三家劳教所探视我，劳教所的人员心虚不让看，我儿子坚持要见到我，一直僵持到中午才让看。孩子一见有气无力、脸带伤、走路都得有人扶着的我，伤心得直哭，他说妈妈你一定得活着出来。孩子受到了很大刺激。

二零一零年五月中旬，我天天被押去马三家劳教所的东岗（劳教所里专门迫害大法学员的地方）迫害。警察散布的全是歪理邪说，夹杂着低级下流的言论，施行煽动、诱骗、造谣、诽谤、污辱、恐吓的伎俩，并对我拳打脚踢，用 mp3 播放诽谤师父的录音，我把 mp3 耳机给撕下来扔在地上。她们气急败坏地把我打倒在地上，把我四肢铐在两个床的中间，并用臭鞋垫堵我嘴，硬把 mp3 耳机塞进我耳朵里，用透明胶带把耳塞和口一块缠住。我喊“法轮大法好！”她们怕别人听见，就拿一擦脸盆扣在我头上，压的我头抬不起来，脖子不能动。那痛苦真是分分秒秒如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二零一零年的十月下旬，马三家劳教所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十一月初的一天上午我被带去东岗，警

察天天向我散布歪理邪说，用各种办法强制给我洗脑，羞辱、打骂、罚蹲、扇嘴巴子、坐瓷砖地、往脖子上倒开水等。

警察张磊念诽谤大法的书，业玲拿带刺的木锤子朝我头上、背后乱打，打得我满头都是小包，肩膀和后背上一块块发青。有一天，张磊又开始念诽谤的书，我质问她，一个男警察（好象姓李，是个科长，不十分确定），朝我的左脸猛击三锤，我的左脸当时就肿很高，他威胁说：“给你继续上刑，上抽刑。”

后来她们用报纸把窗户糊住，把电视放到最大声，不让外面的人听见和看见她们行恶。整天不让吃饭和上厕所。我一闭眼她们就抠我的眼睛。第一天下来就折磨的我腿疼的站不起来，胳膊麻木没知觉，头发一把一把的掉下来。第二天用牙签扎手指甲……

我开始绝食反迫害。三天后女警察张环、张磊、业玲还有两个人一起给我灌食。先把我打倒在地，然后把我铐在灌食床上，再用布带把腿绑在床上，我的身体动不了。她们把扩口器使劲插进我的嘴里，每次都插出血，憋的我上不来气。她们往死里整人，每次灌食后我的衣服里外都是湿的，折磨到晚上才放下来。

灌食第二天，石宇所长领四个男科长，由石宇亲自动手把我铐在床上，小个女大夫，把扩口器使劲往我嘴里插也没插进去，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五十来岁可能李姓的男警察，使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把扩口器在我嘴里摁到底，结果两个扩口器都坏了，不好用了，还没灌进去，最后把我的嘴弄得鲜血直流。这杀人不见血的狠心大夫给我打了毒针。把我放下床时，我

他们又使坏招，给我上抽刑。让我站在双层床的一头，腰成90度，上半身体探入两层床之间，把我两个胳膊拉直到极限，再铐上手铐，然后用布条分别绑住手铐的另一个环，挂在上层床下面横梁的角铁上，我的整个身体一点也动不了了，他们强迫我听录音，再拿我的十个手指往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三书”（放弃修炼的保证书等）上摁手印，我坚决抵制，撕扯中弄的我满脸一块块的红色印泥和血。

抽了两天到第三天，业玲、张卓慧还有两个警察，又把我铐在了两个双层之间，一手高一手低铐在两床不同部位。我蹲不下，坐不了，站不起。他们还把两边的床往两边拽、拉。

我的筋骨钻心痛，手铐扎进肉里。下午一点多放下来时腿都不能动了，手麻木拿不住东西……这次我在东岗连续被迫害17天。

我被非法关押一年，遭受的痛苦折磨无法用语言描述，以上只是简略的说一说。◇

河北省井陘县吴家庄村吴春庭，在其当村长以来，听信中共邪党谎言到家中叫法轮功学员去办学习班，只要中共一有指示他就赶快去执行，屡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终于把命也搭上了，二零一一年正月初五暴死，时年五十一岁。

吴春庭一次和朋友骑摩托车喝酒时在回家的路上被撞得头破血流，有一次通知法轮功学员去“开会”，两天后在房上掉下来摔伤，期间还因心脏病住院两次差点送命。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不听。二零零年，又带领恶警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张拴喜家中非法抄家，又把刚下班回来还没吃饭的张拴喜绑架走，使张拴喜被非法判刑至今未回。

吴春庭恶行最终给自己带来了恶果。◇

村长紧随中共把命搭上



左图：酷刑演示（伸铐）

上图：刑具（扩口器）